

城市印象

南大街旧事

■赵利辉

从西安永宁门进城向北走，或由钟楼南去，就是古城有名的南大街。街中段有个十字路口，连着东西木头市，我年少上学时每天都要经过那里。下雨天，南大街茶叶店的涂掌柜看见我，总要提醒一句：“滴水河十字路滑，跌倒了自己爬。”十字街籍籍无名，我想涂掌柜年纪那么大，许是记错了地方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，西安南大街上仅有一座五层高楼。我家住在顶楼，我常趴在窗口上看风景。街对面还是大片的平房，视野开阔，目之所及，能看见东南角的宝庆寺塔。想起涂掌柜的话，我问父亲：“老爷爷说的滴水河在哪儿呀？”父亲也不晓得，再去买茶叶时，就请教起涂掌柜来。“那不，木头市街口就叫滴水河十字，清朝的舆地图上，明明白白标着。”他咳嗽声道。涂掌柜秃顶，脑后的头发就故意留长了些，攥起来能扎条小辫。街上的人叫他“活地图”，说他脑子好，记得古城许多街巷的名称和来历；但也有人叫他“老糊涂”，真依他的话寻过去，那街巷却并不存在。

“就南大街来说，先前其实是一条土路，凹凸不平，下雨时满街的泥水。东西木头市的十字街口地势低洼，人家的房檐水全汇聚在那里，形成了一个涝池，因此叫作滴水河十字。市民出门靠自制的泥梯，锯一块脚底大小的木板，下边钉四个木块；脚踩上去，用麻绳捆牢了，就可以去趟泥水了。滴水河的水有半腿深，街上的穷汉们就在十字路口背人过河，挣点下苦钱。”涂掌柜侃侃而谈，一副“上知五百年，下知五百年”的模样。他听父亲说，我是在西安高级中学读书，便立刻竖起大拇指赞道：“娃娃念书有出息，柳青就是那

学堂毕业的，常来咱店里买茶叶。”他说的大概是真的，因为父亲曾在店里碰到过大作家柳青，并请他在《狼透铁》上签名留念。

南大街茶叶店的门面，由几扇浅蓝的旧门板拼接而成。门板嵌入门框上下的槽里，白天一扇扇被退出取下，天黑时再一扇扇被提起来嵌入。涂掌柜年纪大了，力不能逮，父亲就让我放学了帮他提门板。过年时，我给涂掌柜研墨，他挥毫在一张红纸上写“提板大吉”四个字，贴在最中间的门板上。他不忘父亲的好心，取出一包上等的大红袍，用纸绳子捆扎好，让我带回家。提板一年，我从涂掌柜口中知道了很多古城的掌故，学问大为长进。南大街的前世今生，渐渐清晰浮现出来。

许多年前，永宁门内有不少槐树、杨树、柏树，文庙的古槐有五百岁以上。城墙外还是平展展的麦田和菜地，农妇弯腰（陕西关中方言，意为蹲）在护城河边洗衣裳；吊桥南边是裸露着土墙的村庄，有永宁村、仁义村、草场坡，村名典雅，皆大有来历。天刚麻麻亮，栖息在城内树上的乌鸦，便一群群越城而去，傍晚又驮着残阳归来。街巷的碎娃（方言，意为小孩）叫乌鸦为“饿老鸱”，他们坐门墩上，端大老碗啜扯面；看见了鸦群，异常兴奋起来，昂首高歌：“嘎——嘎——嘎——，老鸱老鸱，一绺绺，回去给你娘炒豆豆。你一碗，我一碗，把你娘憋死我不管……”这样地唱了几年，到了入学的年龄，就穿起黑布衣裳，同鸦群一起早起晚归。乌鸦为的吃喝，学生娃为的学问。

滴水河十字东侧路南，有一座左公祠，坐北朝南，气势不凡。整个祠堂一砖到底，屋脊和墙头的青砖上，都雕琢有莲花、凤鸟、兽头。那里每逢祭祀，很

是热闹。但没多少年，祠堂就风光不再，渐渐地无人打理，墙倒屋塌。借助旧址和剩下的房屋，人们办起了一所新式学校，校名为文襄中学。学生娃琅琅的读书声和跑步叫操的呐喊声，响彻了整条南大街，古城洋溢着勃勃生机。为保娃娃们上学平安，人们决定填平滴水河十字的洼地——打好了碎石路基，浇上泥浆，再铺一层河沙，用压路机往平里压。泥路修成了碎石马路，路边有了下水道的泄口，以及石条竖起的马路牙子。那些拉着人力车喘气奔跑的“祥子”，还有推着嘎吱作响的独轮车进城卖菜的老农，就在古城的路面上奋力前行。

长空寂寥，古城的高天上，静静浮动着一只鹞子。它舒展开长长的双翼，暴露出翼下锐爪，那爪子是张开着的。晌午的大太阳下，鹞子的黑影看着惨人。大人们忙着做饭，正是不怎么防备的时候。平房小院里的母鸡，领着一群小鸡，在啄主妇撒下的玉米棒子。院子里跑动的，还有吃萝卜缨的小兔。放午学的学生娃知道，鹞子是吃小动物的，忙把小鸡、小兔关了起来。娃拿起母亲晾衣服的竹竿，瞪大眼望着天。鹞子盘旋了三回，最终没敢俯冲下来，悻悻地离开了。肉不常有，鹞子只好干饿着。灞柳转青时，令人远思遐想的燕子从南方归来了，忽然间布满了全城。市中心的钟楼、鼓楼、城门楼上，以及大户人家的梁间，都成了它们的家。燕子在人们的眼皮底下掠过，羽毛闪闪发光，剪刀似的尾巴划出一道圆弧。一夏酷热，转眼秋深，大雁摆开人字阵，一行行离开古城。它们因不舍而悲鸣，却绝无留意。大雁知道古城冬日的风雪太大了，落下来，光阴就溯回到了唐朝。

某一年，南大街突然出现了一队载货的骆驼，把南北交通都堵塞了。在老西安，人们常见的是骡马，以及木轮毂、胶轮的大车，东大街因此有个骡马市，南郭门有个落车场。可有谁曾见过，这种背起双峰的高大怪异的牲畜。街上的人都围过来看，仰长了脖子，像给人捏住了木嘴的鹅。骆驼眯缝起眼睛，也瞅着鹅群看。它们性格驯良，驮着上百公斤粮食，四蹄仍稳稳地站立，人们啧啧称奇。南大街上，唯有涂掌柜见过大世面，说那些骆驼来自他的故乡——内蒙古的大草原，他小时候在北京城见过。有人

颇为妒忌，抬杠说骆驼来自新疆的沙漠。

世事如同翻烙饼。一晃许多年过去了，再晃，又过去了好些年。不知从何年何月起，古城的天空，再没有了群鸦晚噪，没有了鹞子搏击，没有了长空雁鸣。南大街上，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，把天戳了好几个眼眼，涂掌柜的老茶叶店消失了。我从东木头市的中学毕业后，再没见过这位博学的老人。模糊能记起的，是他教唱的一段秦腔：“他大舅他二舅，都是他舅；高桌子低板凳，都是木头；长袍子短袍子，都是衣裳；天下雨地上滑，自己跌倒自己爬……”



烟火人家

■王国梁

母亲从来不吃鸡蛋，是天生不爱吃，她说见到鸡蛋就没胃口。可她每年都要养一群母鸡，下了蛋全都留着，等我周末回老家时让我带到城里吃。

我跟母亲说过很多次，超市有的是鸡蛋，价钱也不贵，养鸡每天都要侍弄，既辛苦又麻烦，图什么呢？我劝她赶紧把鸡棚拆了，别费劲养鸡了。母亲却不听我的，固执地认为自己棚里产的柴鸡蛋比超市的好多了。

母亲说：“超市的鸡蛋能跟我养的鸡下的蛋比吗？我给鸡吃的都是菜园里自家种的菜，

是纯天然的饲料，这样鸡下出来的就是真正绿色有机的柴鸡蛋，不仅好吃，营养也丰富！”母亲的话把我逗乐了，我笑着对她说：“老妈，你真厉害，连‘绿色’‘有机’这样的词儿都知道，不简单啊！”结果是我年年说，母亲年年养，我们也就年年有“真正绿色、有机”的柴鸡蛋可吃了。

冬天冷的时候，母鸡下蛋就少了。为了提高产蛋量，母亲会在鸡棚里拉上电线，安装两个一百瓦的灯泡，借以加强照明、提高温度。这样的话，即便是在寒冷的冬天，我们也能吃到柴鸡蛋。

有一次，我们周末回老家看望母亲，吃过午饭后准备回

城里。母亲抱着一个纸箱，里面照例是她给我们攒的鸡蛋，满满一箱子呢。母亲轻手轻脚地把纸箱放到地上，对我们说：“你们每次回来都着急忙慌的，沾沾屁股就走。再呆会儿吧，陪我说说话儿。”我们便又坐下来，陪母亲东一句西一句地聊天。

跟母亲聊天的时候，她一会儿去院子里看一下，出去了好几趟，都顾不上跟我们聊天了。我疑惑地问母亲：“你这进进出出的，忙活啥呢？”母亲笑着对我说：“哎呀，那只母鸡真讨厌，憋着个蛋一直不下。上午就应该下的，可到现在也没下。我出去就是看看它下蛋了没有，下了好给你带上。”

我和妻子被母亲逗得哈哈大笑。这鸡下蛋也不是着急的事儿呀，再说已经有这么多蛋了，不在乎那一个。母亲却紧盯着那只鸡，精神高度集中。我开玩笑说：“妈，你既然这么着急，干脆把鸡杀了，把鸡蛋拿出来得了。”妻子笑着补了一句：“这真成了杀鸡取卵了。”母亲非常认真地说：“那可不行，这可是一只高产量的鸡呢。”过了一会儿，母亲又出去了一趟，看着她回来时的表情我就知道，鸡蛋还是没下出来。我对母亲说：“妈，我下午还有事，我们先回去了，下次拿着也是一样。”母亲只好答应。

我把鸡蛋放到车上，回头

却没看见母亲。我感到很纳闷，因为她每次都会送我到胡同口的。我关上车门，打着火，正要挂挡起步的时候，突然通过后视镜看见母亲快步追来。“下了！下了！这个该死的鸡终于把蛋下了！你摸摸，还热乎乎着呢！”母亲手里握着一个鸡蛋，高兴地笑着，开心得像个孩子。我接过母亲递过来的鸡蛋，果真还是热乎乎的。我不知道说什么好，鼻子有点酸酸的。

我把母亲给的柴鸡蛋带到城里，每天必定吃一个。这是母亲嘱咐我的，说每天都要吃个鸡蛋补充营养。柴鸡蛋里面有浓浓的爱，我每次吃的时候，都会感受到一阵踏实和温暖。